

歷史空間

# 商務印書館與20世紀20年代新文學中心的南移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孫詠珊／整理

無容置疑，中原是中國歷史的重要命脈，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學，包括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學史，它的發展過程一直是以北方為中心。楊揚教授卻提出新文學中心於20世紀20年代南移上海這個話題。若從文化文學中心的角度去看問題，現代文學和傳統文學的主要區別之一，正是中心的南移。傳統文學時期，文學中心主要是在北方，現代文學時期的文學中心南移到長江流域，上海是代表。然而，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發展？是甚麼孕育了這樣的機會？楊教授說，這與商務印書館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楊教授畢業於華東師大中文系本科，1985-1988年華東師大中文系文藝學碩士，1990-1993年華東師大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博士。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楊教授曾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哈佛燕京訪問學者、台灣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

## 新文學代表人物之南遷

南移，是指與新文學發展密切相關的新文學領導人、重要的刊物和主要的文學論爭活動都逐漸由北方南遷到上海。1920年春，陳獨秀繞道天津抵達上海，此標誌著新文學中心南移的開端。同年九月，《新青年》編輯部遷到上海，從此，北京再也沒有像昔日《新青年》那樣影響遍及全國的新文化刊物。1921年7月，胡適受商務印書館的邀請，到上海進行了一個半月的工作訪問。魯迅雖到1927年才定居上海，但那是經過北京、廈門、廣州之行的比較後，才選定上海。20年代的上海，確有許多當時北京所不及的地方。像《小說月報》、《創造季刊》這樣大型的新文學雜誌，在當時國內真是絕無僅有。人員眾多、聲勢浩大的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也主要以上海為活動中心，影響卻在全國。這兩個社團之間的文學論戰，從1922年持續到1925年，為時三年，涉及到新文學發展各方面的問題，吸引了國內差不多所有新文學人士的注意，甚至連在北京的胡適、錢玄同、魯迅、周作人等都撰文參與，這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是少有的。上述情況可歸納為：新文學運動在北京興起之後，其核心力量逐漸南遷上海，而這一過程的完成，基本上是在20年代完成的。

## 新文學中心南移之原由

新文學中心從20年代開始南移到上海，是因為20年代中國南北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的變動所致。特別是南方革命政權的建立，北伐軍順利攻克滬寧，吸引了大批激進青年的南下。這批激進的青年，是新文化新文學的熱情支持者和回應者，他們的南下為新文學中心南移提供了人員和群眾基礎。

而北方的北洋政府對新文化人士的政治迫害及保守的文化政策，使大批新文化領導人離京南下。如陳獨秀、魯迅等，他們的南遷都與政治迫害有關。20年代南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變化及差異，為上海新文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當然，20年代的上海之所以能逐漸取代北京而成為國內新文學的中心，是因為上海擁有在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上都甚遠於北京大學的文化組織機構——商務印書館有關。正是商務印書館起的文化組織作用，吸引了國內廣大文化人的注意力，它的出版物不僅開啟民智，更成為引領一個時代文化風氣的指標。

## 商務印書館的歷史與發展

商務印書館成立於1897年2月，是上海一家民營的印刷出版企業。20年代，商務印書館能繼北京大學後成為國內最有影響的文化組織機構，實歸功於張元濟。張元濟晚清翰林出身，曾參與戊戌變



《小說月報》

想、新知識組織出版，通過遍佈全國的發行網路，將新思想、新知識傳佈全國，讓新文化運動真正形成全國性的文化影響。

## 與20年代中國學術文化界的關係

從1918年開始，商務印書館的存款出現剩餘。1919年現款總計達100萬元，到1920年增至300萬元，1922年又增至500萬元。商務印書館在20年代達到企業經營的巔峰狀態，這使得它有足夠的經費資助文學文化事業。在商務印書館擺脫企業自身的經營危機過程中，新文學運動本身的地位也得到確立。像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都成為國內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新文學取代舊文學已是大勢所趨。在這種情況下，商務印書館積極聘請新文化人士以加強商務編譯所的編輯力量。1920年10月，張元濟、高夢旦赴北京，廣泛結識新文化人士，邀請胡適到商務編譯所任所長；年底，任用沈雁冰改革《小說月報》。1921年又招聘王伯祥、楊賢江、鄭振鐸、周子同、李石岑為商務印書館編輯，聘請陳獨秀等為館外名譽編輯。商務印書館適應時勢所進行的文化改革措施，吸引了大批新文化人士到商務工作。與此同時，商務亦編印《四部叢刊》，整理國故。這些舉措，不僅讓商務印書館在社會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且能真正體現出文化組織機構的功能。可以說，當時代表中國出版文化水準的大規模文化出版物，基本上都是由商務印書館承擔。在新文學方面，像《文學研究會叢書》等，如果沒有商務印書館的鼎力支持，其他出版社根本沒有力量維持出版。由此看來，商務印書館確實承擔起20年代新文學發展的社會組織工作。

## 結語

商務印書館是立足出版，並有志於推進社會文化。所以，它的事業遠遠超出單純的印刷出版範圍。除了出版事務外，張元濟主張商務印書館經營自己的中小學，培訓國內的中小學師資；設置影戲部，在中小學教育中最早引入電化教育；它還投巨資建立遠東最大的東方圖書館（該館1932年在「一·二八事變」中被日寇炸毀）。商務印書館的作為，不僅贏得了社會的尊重，更是提升一種職業的社會地位。人們正是從商務印書館身上，看到商業文化對於現代社會的獨特貢獻。這種創造性的文化開拓工作，是傳統社會所無法想像的。因此，它像一種典範影響著20世紀20年代中國現代文化的走向。至於新文學，自然是在這種範式的籠罩下成長、茁壯。所以，若談到中國現代文學，包括現代文化，商務印書館是一個無法繞過去的話題。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五 棚 閒 話

馮 磊

## 褲襠裡的虱子

我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按照流行語來講，是標準的「七零後」。那個時候，改革開放還要五六年才能正式開始。那個時候，物資匱乏。因為如此，誰家裡稍微有點什麼不一樣的東西，馬上就被引以為為稀罕事兒。記得一九七八年前後，農村的家庭還處於半飢餓狀態。那一年年底，我們家曾蒸了一鍋玉米窩窩，當了年夜飯。

因為窮，所以衣着也就不像今天這麼講究。農村的男老少，都穿著一個大棉襖。棉絮破破爛爛，且裡面不穿襯衫。到了冬天，大批的老年男子沒有工作，於是都蹲到牆角裡曬太陽。民間稱之為「曬暖」。

當時的感覺是，如果天不是很冷，暖洋洋的太陽照在人身上，就特別舒服。但，這個時候，一種惱人的小動物開始活動了。

那就是虱子。

虱子稀罕鑽針腳和線縫兒。這種東西一旦活動起來，穿棉襖的人都能夠感受得到。於是，一批老爺爺兒就開始用手到處掏和撓。有的人隨意往脖子後面一摸，就摸出一個虱子來。然後用大拇指的兩片指甲碾死。「啪」地擠出一滴血來。那情景，與魯迅在《阿Q正傳》描述的王胡捉虱子是一回事。

一九八三年，我到縣城實小讀書。寄居在一個親戚家。入住的第一個晚上，一位女性長輩幫我把所有的衣服都脫了，然後放到大鐵盆裡。她燒了一鍋水，把沸水澆到衣服上。第二天早晨，她有些誇張地告訴我，鐵盆裡漂滿了虱子。

我覺得很恐怖，但渾身上下也因此輕鬆了許多。從那以後，再也沒有為虱子所苦過。

近日讀書，讀到王猛們談天地的往事，覺得非常有趣。王猛一貧如洗，以販賣畚箕為業，出遊鄴城（今臨漳縣）無人問津，麻布短衣投桓溫，一面捉虱子，一面縱論國家大事。後來被苻堅懇請出山，治理亂世，政績卓著。這段往事，很多人都不穿襯衫。我再看，就頗有捨人牙慧的嫌疑。——我只是想，一九八零年代以前，數千年來，中國人的生活習俗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看來，千千萬萬的老祖宗都為虱子所苦（俗話說：皇帝身上還有三個御虱子呢）。我們的老祖宗忍耐能力何其之強啊，不知道，這是否也應該作為國粹之一種呢？

情性，應該說是一種情性吧。美國傳教士亨·史密斯在《中國人的性格》（也有人翻譯成《中國人的臉譜》）一書裡寫到，中國人愛面子，做事效率低。這個洋鬼子說得沒錯，懶散這個壞習慣，也僅僅是最近二十多年來才有所改變。

有文字稱，延安時期，虱子很多。身為領袖的毛澤東也不能免俗。某一日，斯諾去窯洞裡找毛，進了門發現他面對牆壁，解開腰帶，正慢慢摸索。原來，偉人在做與草根一樣的事情。——偉人也不能免俗啊。

阮籍是個怪人，到今天，是個尤不被人欣賞的怪物。老先生最有名的散文當屬《大人先生傳》了。在這篇文字裡，阮籍寫道：「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隙，動不敢出禪褶，自以為為繩墨也。飢則嚙人，自以為為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死於禪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內，亦何異夫虱之處禪中乎？」這段文字，把褲襠裡的虱子與所謂正人君子相比。認為正人君子們所謂的積極進取、所謂的光宗耀祖，也不過是和虱子一樣，尋一條敗絮，尋一條褲子縫兒呆下來，有時聞咬人幾口，自以為為得計罷了！

這段文字頗為驚世駭俗。骨子裡，讓不少人反感。我等都是俗人，對阮籍的怪論，自當嗤之以鼻。只是，無論諸君如何批判，也不能否認阮說得其實是頗有幾分神似的。

褲襠裡的虱子會咬人，這應該是一種常識吧？！

# 文化觀察

文：周國臣

文：陳科科

## 大雅能容物 文章不染塵

### ——秦文蓮著《不染詩話》讀後感

2011年3月24日「詩情·畫意·心影」中美藝術家聯展，一場東西方文化的盛宴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廳落下帷幕。短短三日，有幸觀摩過的同道是否會多餘繞樑之感？其間每幅作品都是那麼的韻味悠長，非片言隻語所能描述，唯親臨或能觀察體悟。

不染師身出名門，家學淵源，激流勇退，淡跡香江，寄情筆墨，潛心文章，一本《不染詩話》，數段藝術人文，只要細細品讀，定能在字裡行間獲得一次難得的雋永對話，亦或對人生之旅有一次新的發現。

我喜歡《不染詩話》就像我喜歡香港的文化多元一樣。

它容古今。《元宵萬戶月當燈》、《清明時節話清明》都從歷史典籍談起，通過兩首古詩引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探討世界環保的時代主題；《笑看天上月更圓》、《盛裝舞步耀香江》抒發出對「嫦娥二號」人造衛星順利發射的祝福和香港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馬術比賽的自豪之情。文章縱橫古今，揆闡經史，浮想聯翩，讓人沉醉於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容華洋。《美國的退休文化》一文，使我們看到了美國退休老人晚年的生活場景，「無牆社區」、「自助村」的人性關愛和人文思想，「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成功借鑒或為可能。《女兒婚禮的變奏曲》則從自己女兒婚禮中的一絲遺憾，提出對「跨代富裕」後遺症的正視與思考，讓人感受到中西方對子女教育的差異。文章視野開闊，視角敏銳，提醒我們要有洋為中用的膽識與勇氣。

容雅俗。在不染師生活過的城市中，上海、香港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也給他留下了無法磨滅的記憶。作為一個藝術家對市井生活的描繪，在《從小熱昏到大清口》、《笑侃上海話》、《上海話不要十三點》等文章中表現的淋漓盡致、入木三分，針砭時弊，悲欣交集。以一種語言來表述另一種語言應是一種挑戰，文章從不同側面讓我們領略了上海方言的魅力，同時，在不經意間也透露出作者的非凡創意與活力。

容長幼。文字對於不染師來說，就像其彈奏琵琶時的音符，輕慢撫捲抹復挑，用其識見串起了一篇篇見仁見智的佳話。無論老少都能從中找到適合自己的那一空間。《低唱度芳春》、《重陽再讀〈遊子吟〉》、《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給年輕人以教誨啟示，給老人以安慰回味。無謂八卦，恰恰證明了藝術的生命力和



不染師的畫作。

網上圖片

感染力。

藝術的力量在於情感。《不染詩話》正是融入了不染師對中華文化無盡的愛。故鄉的老屋、京劇人物、孔府家宴、書法楹聯、民俗節慶等等，都在其筆下匯成了一股思鄉的暖流，讓人看了忍不住有「笑問客從何處來」的遐想。

書畫以墨韻流暢最為不易。講話文章何嘗不是？但不染師用詩的語言娓娓道來，會讓您在詩意中，不知不覺看到了最後，欲罷不能。

香江賦予了不染師別樣的風姿，不染師也為香江的文壇增添一抹亮色。這本圖文並茂（可讓沒有觀賞展覽的朋友了卻遺憾），集詩書畫於一體的《不染詩話》在大家的努力下終於與讀者見面了，如您有幸在商務、三聯等書店與之不期而遇，輕輕翻開由太平紳士、居士施子清先生題寫書名的封面，映入眼簾的綠色，應能在這春的季节 拂來絲絲暖意。

又是清明時節，殺雨前的茶是最惹人愛有的，忽然記起一幅寫茶的楹聯：

其志難移，縱千般烘炒，萬遍搓揉，歷盡艱辛成極品；  
斯顏不改，沉一任舒卷，幾番起落，自甘淡泊散清香。

遙祝不染師幸福安康！  
遙祝中華文化地久天長！

農曆辛卯年三月初三清明，修訂於海上瀟瀟齋。

## 熱點詞評

耳。

3.是杜琪峯拿家輝的「反銀河映像」破關作品。

杜韋二人作品素來難闖內地，當中表表者固然是《黑社會》，就算如何調度遷就，左支右絀，還是瞠乎於各式港產胡鬧片。於是《單身男女》把一切合乎國情的劇情砌進去；蘇州姑娘如前述的劇情，把床上情慾戲份丟去；中間只有愛來愛去不語鬼神；角色們都是乾淨合理的中產代表（但不要再用82年Lafite這個俗不可耐的代表好不好），無黑勢力居補男人本性（見到巨乳洋妞以及四季酒店套房就忍不住流鼻血）的缺漏，高圓圓純品到了頂點；即使古天樂坦白說明自己難抵誘惑，但仍盡力嘗試。

所以神樣吳彥祖既禁慾又貞節，身家模樣毫不輸蝕，最終勝過了凡人，是不無道理。這令我想起吳鎮宇在1998年《鬚根 Show》中說，男人不敢輕言愛，是因為愛的定義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詳文參閱聖經，所以遇上一個能做到愛定義的男人，只會是博愛的耶穌，又怎會是戲中對吳彥祖的形容詞「火星人」？

2.是一場可讓女觀眾事後檢討、可與公司同事分享的綺夢。

在葉山豪代表一眾哺乳動物群戰AV女優前，《單身男女》也讓女觀眾在古天樂及吳彥祖間左右逢源，夢中夢程度可堪媲美《潛行凶間》：兩個男人爭自己，一夢；兩個男人是古天樂及吳彥祖，二夢；兩個男人都有心變魔術貼 Post-it，三夢；兩個男人都向自己求婚，四夢；兩個男人都向自己求婚，五夢！而「返工要古天樂，放工要吳彥祖」的夢囈更是不絕於



《單身男女》海報。網上圖片

人在此慘狀難看，之後《我左眼見到鬼》也是情深男人借殼來圓女人的夢，還有非章家輝編劇但同樣由男人成全女人的《龍鳳鬥》。來到《單身男女》，跟戲中三人做法如出一轍；Post-it 貼帖也是常見於網絡，當然還有那戒指在書谷中變成心形的小把戲，來自網絡盛傳的一張照片，熟悉網絡者見到如此橋段大抵都是搖頭嘆息，但正如我一位朋友所云：「發夢之嘛，最緊要開心。」橋段是否原創，又何足掛齒？

5.是一次抄襲。戲中不少看似窩心的元素其實多來自網絡，YouTube 仍可以見到兩幢大廈間的男女求愛短片《Signs》，跟戲中三人做法如出一轍；撤除幫女人發夢的重點，在二人的作品，還是少不了男人退走、成全別人的浪漫，這是如何迎合內地都好，仍然固守得到的銀河情懷。